

夸美纽斯教育思维模式及其评价

刘世民

内容提要 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及其本人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宏观教育思维和微观教育思维。我们看到,宗教信仰是夸氏宏观教育思维的主旋律。他进行教育探索和从事教育事业的动机都是基于一个基本思路:原罪→救赎→永生。教育处于这一逻辑的中间环节。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其微观教育思维方面,如泛智论、普及教育、自然适应性原则、学校组织管理等。夸美纽斯的宏观教育思维与微观教育思维是因与果、根据与结论的关系。因而,对夸美纽斯教育思维的评价应基于完整、综合的分析。

关键词 夸美纽斯 教育思维模式 宏观教育思维 微观教育思维

在西方教育家的行列中,夸美纽斯是一个佼佼者。他不仅天才地预见了近现代教育的基本操作模式,他的某些教育观点也成为近现代教育理论的热点。由此两点决定了夸美纽斯的影响具有世界性并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其一,由于他的捷克国籍,夸氏在东欧诸国以及前苏联地区受到普遍认同。夸氏生前,其理论及著作也在欧洲流传甚广,风靡一时。不仅学者名流(弥尔顿、笛卡儿、莱布尼兹、歌德等)对其理论予以关注,而且,当时“几乎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国王和亲王都注意听取他的意见”^[1]。其二,近代教育的发展简言之就是在理论上(权利、义务)和方法上(心理学的介入、方法的改进)谋求使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这恰恰是夸美纽斯当年孜孜以求的目的。并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夸氏都首先逼近了这个理想。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夸美纽斯逝世后,除了他的少数著作外,他的名字和其它许多著作却默默无闻达200年之久。其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已经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左右着历史。同时,正是在这两百年间,从洛克到斯宾塞,一大群教育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在近代教育发展中担任主角。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夸美纽斯的影响。这就给后人一道难题:如何给夸美纽斯的成就在教育历史舞台上一个恰当的定位。本文基于对夸氏宏观教育思维和微观教育思维的分析,试图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综合评价,以就教同行。

一 宏观教育思维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我们的前提。

夸美纽斯生活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间时期。这时,封建和宗教的一统天下尽管在文艺

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根基松动,但仍然是社会的主宰。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羽翼尚未丰满。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最初萌动的话,宗教改革仍然只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教会实施改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旧的制度与新的向往,既存的意识与萌动的观念,交织冲突,既明既暗,思想家们存在普遍的困惑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在教育问题上,“十七世纪绝大部分改革家的思想水平比起他们的先辈来,要略逊一筹。一般说来,他们不接触教育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仅把自己局限在教育方法的较肤浅的细节上”^[2]。“教育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教育家们不应回避的,而回避这个问题只能表明这个时期的教育家们比起 100 年以后他们的后辈,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走得何其艰难!

夸美纽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他的个人生活。其一,他自幼生活在宗教气氛甚浓的“兄弟会”家庭和社团中。他所接受的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宗教学校或由“兄弟会”资助完成的。这决定了夸氏浓厚的宗教意识。他当选为“兄弟会”主教就是对他虔诚信仰的最好证明。其二,他的个人生活充满不幸。12 岁就沦为孤儿;30 年的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摧毁了他温馨的家庭生活;战乱和宗教迫害使他长期背井离乡,陪伴着他的只有上帝和他的教友们。在夸美纽斯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中,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中,我们分明地感觉到他这些生活经历的种种痕迹。

夸美纽斯在思想上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先进思想家(如培根等)的影响,这在他设计教育操作体系时有直接的反映。而夸氏强烈而深刻的宗教信仰又牢牢地把他束缚在上帝所指定的思路上,每当讨论“教育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时,这种思维模式就清晰地表现出来。

作为“兄弟会”虔诚的信徒和主教,宗教信仰是夸美纽斯思想体系的主旋律。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如创世说、原罪说、救赎、天国和永生等,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都有十分完整的表述。其中一些观念与圣经如出一辙,而另一些观念(如原罪、救赎等)则加进了他本人的理解与诠释。夸美纽斯认为,亚当的罪恶使人类的内心力量受到极大削弱,“但是并没有被消灭”^[3]。这有别于圣经的解释构成了夸氏整个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础。夸美纽斯认定,亚当作恶之后,人类的理智已经变得晦涩,变得缠杂了,但我们的根依然存在,人类的得救依然是可能的。拯救人的灵魂的途径有二,一是虔信,一是教育。“假如要去形成一个人,那便必需由教育去形成”^[4]。夸美纽斯就是这样巧妙地吧宗教信仰、教育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教育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概源于此。夸氏宣称:“我敢在上帝面前宣布,我之所以迫不得已跑来传宣我的主张,不是因为我有驕妄的自信,也不是因为我要图名,要图个人的好处。是因为我爱上帝,我愿改进人生的现状。”^[5]这原原本本道出了他进行教育探索的动机。作为一个宗教家,把教育提到拯救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确属难能可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夸氏对人类境遇与命运的关注远远超出他的同辈思想家。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夸美纽斯在宏观思维框架上仍然没有摆脱圣经的羁绊,仍然是原罪→救赎→永生的套路。把教育的功能局限在“为永生作准备”上,这无疑给夸美纽斯的思想体系笼罩了些许暗淡,也拉开了与现代教育思维的距离。

这种宏观思维逻辑在夸美纽斯论述教育目的时得到了具体体现。他从宗教的人生观演绎出教育目的,其逻辑框架如下。

人应当成为	{ a. 理性的动物; b. 一切造物中的主宰; c. 造物主的形象和爱物。	→ 人必须	{ a. 熟悉万物; b. 具有能力,去管束万物; c. 使自己与万物均归于上帝。	→ 教育目的在于	{ a. 博学; b. 德行; c. 虔信。 ^[6]
-------	----------------------------------------------	-------	-------------------------------------------------	----------	---------------------------------------------

夸美纽斯解释说:“由此可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学问、德行与虔信,我们便在相对地向我们的终极目标前进。”^[7]

要对一个教育家作出完整、客观的评价,不仅需要对其理论的宏观框架予以准确把握,还必须对其理论的微观细节予以深刻分析。历史上教育理论的复杂性常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些教育家(如卢梭、杜威)对宏观理论框架有辉煌的构想,但在操作细节上却难免陋见;另一些人虽然在总的理论格调上稍显保守,在教育理论与操作的某些节点上却光彩照人,夸美纽斯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构想其教育操作体系时,他思想中所有的积极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就此而言,夸美纽斯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二 微观教育思维

在教育系统之内,夸美纽斯的思维框架可以简述如下:为了实现泛智的理想,一方面设计一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以及广泛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设计一套方法体系。如果说在宏观教育思维方面夸氏还略显幼稚的话,那么在微观教育思维方面,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洞察力的确令人叹服。

泛智论是夸美纽斯微观教育思维的纲领。在《泛智学校》中,夸美纽斯对泛智教育给出如下界定:“我们希望有一种智慧的学校,而且是全面智慧的学校,即泛智学校,也就是泛智工场。在那里,人人许可受教育,在那里可以学习当前和将来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学科,并且学得十分完善”^[8]。由此我们看到泛智教育的两重含义:一是每个人都应受教育,二是所学的知识应当是全面的、有用的。于是,夸美纽斯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实施广泛的教学内容。夸美纽斯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展开他的教育思维。

关于普及教育的主张,有两点必须申明。首先,这是夸氏政治态度中民主主义倾向在教育中的一个体现。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教育上当然也应当是平等的。所以他指出:“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9]其次,夸美纽斯普及教育的思想是对历代教育先贤普及教育理想的发扬光大。这当中路德的名字居于首位。在谈到路德普及教育的主张时夸氏说:“这真是一种卓越的意见,配得上这样一个人物!”^[10]敬仰与赞美溢于言表。夸氏跟路德的亲和力远远超过莫尔和康帕内拉,根本原因就在于普及教育与基督教精神并行不悖。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夸氏在宣扬他的泛智主张时,底气十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夸氏所主张的普及教育与近现代教育家(如欧文)基于工业文明的扩展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在出发点上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在思想动机上夸美纽斯并没有超越前人,但出于同样的动机而设计的教育操作系统却无人堪称伯仲。在基于年龄分期所进行的学校层次和网络的构想上在学校组织管理的诸多细节(如学制、学年、招生、放假等)上,在对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种种要求上,……无一不显示出这位伟大教育实践家的精彩与周全。甚至在他身后200年间的众多教育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如此详尽的教育操作计划。

实施广泛、全面的教育也是泛智论的必然要求。这里的全面教育有两个层次:其一,当夸美纽斯说到“周全”的教育时,所指的是虔诚、德行、知识和语言^[11];其二,当他说到“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时,指的是通常所谓的智育。夸氏为此开列了一份十分广泛的课程表^[12],其广泛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两百年无来者。

为了实现夸美纽斯的整个计划,方法论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方法论的基础,夸氏提出了自然适应性原则。强调教育适应自然并不是新鲜事,但把它上升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却以夸氏为标志。自然适应性原则的核心依据是“世界的秩序”,“教导的恰切的秩序应当从自然去借来,不能受到任何障碍”^[13]。虽然,夸美纽斯在大多数场合所进行的教育与自然的类比现今看来显得机械、呆板,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尤其是对作为主教的夸美纽斯,能作这种“双重真理”的尝试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引证自然毕竟是从唯“圣经”是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中,特别具有价值的是他把人也视为自然。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教育的秩序不仅要与自然界的秩序一致,也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吻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就成了选择教育方法的基本依据。后期自然主义教育思潮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延伸的。

夸美纽斯提出的众多教学原则是其自然适应性原则的具体化,多数涉及教学方法,少数与内容相关,是教学操作的准则和策略。这些教学原则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至少在术语上,300年以后的某些教育学著作仍然在重述着夸美纽斯的教学原则。

夸美纽斯在原罪→救赎→永生的宏观框架上展开他的全部教育推理。在宏观教育思维上,教育只是其宗教理论与操作的一个环节。教育的功能意义,在于造就一个合格的教徒与造就一个合格的国民之间本来就没有本质差别。在夸美纽斯的时代,思想家们对教育功能的开发也不可能以当今的尺度衡量。因而,我们应理解夸美纽斯作为一个虔诚的主教在宏观教育思维方向的保守性。

在微观教育思维方面,夸氏从泛智论的前提出发,构想了一个详尽而周全的教育操作体系。其完备性甚至连许多近现代教育家都不及。教育操作体系从支离破碎的见解到完整的实施方案,夸美纽斯划了一个时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体系中的许多要点——诸如普及教育、统一学制、广泛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原则、班级授课制、学校组织与管理等等,与近现代教育的实际进展相吻合。这是夸美纽斯的天才预见,也暗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综上所述,对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应予综合、完整的把握,既不能以宏观的保守性取代其微观的功绩,也不能以微观的闪光点掩饰其宏观的短见。后者恰恰是东欧、前苏联和我们在夸美纽斯研究和评价中常犯的错误。皮亚杰说得好,“最轻而易举的或者说最危险的莫过于把一位生活在300年前的著作家视为现代人并声称在他身上找到了当代或近期的思想走势的源泉”^[14]。因而,与其给夸美纽斯一个漂亮的“资产阶级教育之父”的头衔,我们勿宁认为,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只是基督教大树上一颗硕大的教育果实。

注释

[1]孟禄《母育学校》导言,转引自《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2]博伊德和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3][4][5][6][7][9][10][11][12][13]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35页、251页、第4章、25页、47页、56页、51页、第28—31章、74页。

[8]夸美纽斯《泛智学校》,见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

[14]让·皮亚杰《夸美纽斯思想的现实意见》,见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0页。